

抒怀



# 塘藕满秋

新宁县黄龙镇中心小学 郝兴燕

深秋的荷塘褪尽铅华，荷叶蜷缩成泛黄的卷轴，残荷漂如写坏的信笺。淤泥之下，塘藕正酝酿着秋日最丰厚的馈赠。

挖藕人老陈穿着连体胶皮裤，在齐腰深的泥水里缓缓移动。双手探进淤泥，顺着藕节的走向轻轻摸索，“挖藕要懂藕的脾气。”他说，“性子急的，挖出来的都是断藕。”他的手指能分辨出每一段藕的年纪，就像老农能认出每一株稻穗的成色。

岸边摆着刚出泥的塘藕，还裹着深褐色的淤泥。可掰开来一看，藕断丝连，那些银白的细丝在秋阳下闪闪发亮，像是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织进了纤维里。

巷口的周阿婆每年此时必做藕粉，藕段磨浆、纱布滤净，她总选晴天晒制，她说：“没有太阳的藕粉不香。”其实，她晒的是记

忆——和丈夫在藕塘初遇的秋光。如今，丈夫走了十年，藕粉依旧，晒场却只剩她一人。

黄昏的菜市场，老张的藕摊总是最晚收摊。他的藕分三六九等，最贵的是“对藕”——两节大小相仿，品相完好的藕。“这是夫妻藕，”他向来买藕的年轻人解释，“要成双成对地炖汤才好。”有个常来的姑娘总是独自买一节藕，老张就悄悄多放几颗红枣在她篮子里。“单藕要配红枣。”他说，“补血。”

我的厨房窗台上晾着几片藕，是准备晒干了泡茶喝的。藕茶清淡，有股说不出的草木香。昨夜写稿到深夜，泡了一杯藕茶，热气氤氲中忽然想起外婆的话：“藕这东西，身在淤泥，心却通透。”那时不懂，如今看着杯中沉浮的藕干，才明白这原是做人

的道理。

今晨路过荷塘，看见老陈在清洗他的胶皮裤。塘水已经很凉了，他的手指冻得发红。“这是最后一塘了。”他说，“明天就要下霜了。”他的身后，挖过的泥坑里慢慢渗出水来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
忽然想起没问老陈，挖了这么多年藕，可曾留一截自己品尝？他笑了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：“我们挖藕人啊，闻闻泥味就饱了。”

是啊，真正懂得滋味的人，未必都要亲口尝过。就像那些在淤泥深处默默生长的塘藕，它们从不曾见过自己的模样，却把最清甜的部分，都留给了懂得品味的人。而这满塘的秋意，终究是要在懂得沉默的人心里，才酿得出最绵长的回甘。



忆情

## 母亲的姜末肉丸汤

雨夜，躲进街边小店。店主递来一碗姜汤：“不要钱，暖暖身子。”辛辣的香气扑鼻，一瞬间，我仿佛回到了初二那年。

也是这样一个秋夜，我冒雨回家后发起低烧。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轻声说：“别急，我给你做碗姜末肉丸汤，发发汗就好。”

她系上蓝底白花围裙，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老姜洗净、削皮、剁成细末。我说不爱吃姜，她笑笑：“姜要细，驱寒才管用。”肉馅里调入盐、生抽、料酒，再拌入姜末，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。我凑近想帮忙，她却让我回去休息。

不一会儿，她挤出一颗颗圆润的肉丸滑入沸水，像一朵朵小花在水中绽放。再加入白菜、金针菇，小火慢炖。我眼巴巴等着，她总说：“再等等，让味道融进去。”

汤端上来时，清亮鲜香，肉丸粉嫩，姜末点点，葱花翠绿。我舀一勺汤，热流从喉入胃，暖意涌遍全身；咬一口肉丸，姜的辛辣与肉的鲜美交织，是母爱的温度。我吃得满头大汗，母亲一边为我擦汗，一边轻声说：“慢点，不够还有。”

那一夜，我裹紧被子酣睡如泥。次日醒来，感冒已去大半。走进考场时，心里装着一碗汤给的底气。

后来我离家远行，才渐渐明白：那碗汤不只是一味驱寒的方子，更是母亲无声的牵挂。

## 秋吟



印象

何嘉丽/摄

## 随笔

### “机灵”梗

岳阳市君山区西城中心学校 肖林海

呆。

水生转头见我，像被惊飞的水鸟，刚才的飒爽劲儿瞬间没了。水生父母归来邀我吃饭，席间他突然问菜名写法。我蘸水写“机灵梗”，他较真纠正：“是鸡头米的‘鸡’，菱角的‘菱’！”我笑拍他肩：“你在家能烧菜、会抓鱼，是父母的好帮手；在学校扫地、擦黑板抢着干，是大家的小能手。可不就是‘机灵’小子？”他耳根泛红，低头扒饭时嘴角偷偷扬起。

水生父亲送我时苦笑道：“芡实采收季，孩子放学就扎进湖里帮忙。这孩子读书或许没开窍，但下田摸鱼比谁都灵光。”

我点头听着，心里明白：这孩子机灵，只是有些野。课堂上

坐不住，我就换个法子，请他作画——画鱼怎么游，藕如何长，莲蓬几孔。他画得很认真，线条虽然拙朴，却有一股子神韵，仿佛把湖里的生气都揉进了纸里。后来办墙报，我索性请他做“自然角”主编，贴上他的泥巴笔记、水彩速写。他咧嘴一笑，像湖面跃起的阳光，灿烂温暖，干劲十足。

鸡菱梗只在纯净浅滩生长，需肥泥活水滋养。这世上何必人人都做尺子？有人是撑船的竹篙，有人是水底的水草，各有活法。

暮色中的洞庭湖像块青玉。愿水生记得指尖芡实梗的滑腻、舌尖炝菜的辛香，也能在读书时看见那片滋养他的湖光。

生活

娄底金星学校  
龚志琼  
花猫和她的『宠物鸡』

朋友的女儿小名叫“花猫”，养了一只“宠物鸡”，宠爱至极。我曾见她抱着鸡“亲亲抱抱举高高”，那鸡也格外温顺，从不惊慌。“花猫”还精通“鸡语”，模仿鸡叫能以假乱真。

中秋节我再去时，这只鸡已从“单身贵族”升级为“单亲妈妈”，身后跟着七八只滚动的“小绒球”。原来，这些鸡宝宝是用买来的蛋孵出的，“宠物鸡”是它们的养母。

自打当了妈，它便全心投入新角色，不再粘人，而是带着孩子们在院里自在觅食。因为它们从未感受过人类的敌意，一家子都显得格外松弛。

晚饭时，我问“花猫”：“你的鸡还那么温顺吗？”

文静的她眼睛一亮：“才不呢！它当妈妈后，就和闺蜜闹翻了。怕对方伤害宝宝，只要一靠近，它就竖起羽毛攻击。而且，它现在都没那么多时间陪我玩啦。”看来，“为母则刚”不是人类专利。

“花猫”讲起这些时，眼里有光，语言流畅。我由衷夸赞：“你的童年有鸡为伴，会让你未来面对世界时更有底气。”

回程车上，她又为我们表演了蛙鸣狗吠，满车大人皆惊。朋友叹道：“这些她都懂，就是读书能再厉害点就好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成功的路不止一条。在这个多元时代，发掘她的长处，必能让她在属于自己的赛道发光。”

车子很快到了朋友家门口，看着“花猫”奔向院子的背影，我心里忽然觉得很温暖。这个世界上，并非所有成长都需遵循单一模式。那只鸡以它的方式诠释着爱与责任；而能听懂动物语言的“花猫”，也必将在自己的天地里，绽放独特光彩。